

赵园

高岳山



赵园，在城郊。

安徽省庐江县庐城镇文明路南延至南外环，公路东侧留下几处大小不一的地块，连同山脊上那片撂荒的土地，都被老赵头拾掇了起来。他扛着钉耙锄头，一耙一锄地把土地平整，播下种子，侍弄出一片园地，还打趣地给它起了个名——“赵园”。

种点啥好呢？山脊缺水，种水稻肯定不成，那就选些耐旱的作物吧。老赵头把自己种的庄稼归了四大类：谷物、豆类、薯类和油料。单看这分类，就知道他是个懂得的老把式。蔬菜更是少不了，家里饭桌上摆的，全是当季的新鲜菜。至于什么时间种什么，他了然于胸。

油菜开花了，小麦抽穗了。老赵头每天都去查看，并拍照发朋友圈。许多微友赞不绝口，老赵头收获了许多“点赞”，喜不自胜。也许是兴之所至，突发奇想，如此美景，邀三五好友写诗记之，平添几分清逸远的雅趣，该多好呀。

邀朋友这事，对老赵头来说根本不算难。他从县统战部门退休后，跟文艺界的人熟络得很。一通电话就联系上几位好友，把情况一说，这般雅事，大伙儿自然欣然应约。有了鲜活的现场感，文思便如泉涌般挡不住。事后做了一期微信版雅集，引得好评如潮。老赵头见状，拍着胸脯放话：“来年这雅集，咱接着办！”

雅集没能续办，并非老赵头食言，实在是疫情拦了路。他久未踏足赵园，自然不知园里油菜小麦长势如何。等疫情稍缓再去看时，油菜花早谢了，结出的荚又短又瘦；小麦穗也比往年小了一圈，沉甸甸地弯着腰，像是在向大地鞠躬，又像在对老赵头致歉。

老赵头一声长叹：“都是疫情惹的祸啊。”

一晃几年过去，雅集总因这样那样的缘由没能续办。一次偶遇老赵头，不知怎的，话题竟无端落到了赵园上。他脸上掠过一丝愧色，笑了笑说：“都怪我没张罗邀请。”说着便提高了嗓门，“今年，一定续办！”

这话听得出来，满是底气。原来老赵头早用了心，这些日子里，园子里的锄草、浇水、施肥，样样没落下。他心里憋着股劲，定要把赵园最丰茂鲜亮的模样，好好呈给文友们看呢。

等啊等，园子里的油菜花开了，小麦也灌浆了，可老赵头的邀请迟迟没来。心里不免打鼓：难不成今年又要黄了？

老赵头七十多了，比我大一轮还多，性子随和，最讲诚信，口碑向来好。先前《庐江文艺》的“人物”栏目要采访老艺术家，我对文艺界的老人不熟，便想到了他——他在县统战部门干了多年，常和老同志打交道。再说他退休后苦练书法，成了省级书协会员，自己也成了文艺界的一分子，往来就更密了。老赵头一口应下，陪着我跑采访。有他提前沟通，安排采访时间，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。

终于等来消息，却不是雅集的邀约——老赵头住院了。骑电瓶车时不慎摔了一跤，脚踝骨折了。

“唉，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，今年又食言了，真对不住大伙儿。”他语气里满是歉疚。

我忙安慰他：“这有啥关系。现在医疗技术这么好，骨折不算啥大事，您安心养着就成。雅集的事，咱们明年再续上。”

天气闷热，在家开着空调，靠看电视打发时间。忽然微信“滴答”一声，雅集里一位成员发来首《人伏高温见赵园作物一派生机喜作》，里头“藤长叶密薯畦响，杆挺花繁麻节庭”两句，把山芋藤的繁茂、芝麻花的挺劲写得活灵活现。

我心里又喜又忧。这分明是盼着我唱和，可凭我那蹩脚的诗词功夫，怕写出来既煞了风景，又辜负了老赵头的心意，可怎么好？

也顾不上头顶毒辣的太阳，我骑上电瓶车就往赵园去。路边蝉鸣聒噪，园子里却是一派生机——绿意铺得满满当当，几朵紫花静静点缀其间，好一派鲜活的风光。心底忽然涌上些冲动，只是不知自己能不能写出配得上这旖旎致的句子来。

兰痴

易秋鳌

还在母亲腹中时，我就常听见父亲吟唱“兰之猗猗，扬扬其香。不采而佩，于兰何伤。”那调子清得像山涧的小溪，悠悠地绕着屋梁，竟成了催我降生的鼓点——母亲意外摔跤后，我提早两个月来到人间。父亲总说：“我生时虽瘦如弱猫，却带着清雅的香气，是兰托了观音菩萨送来的。”我的人生，就这么被一缕兰香系住了。

儿时的我体弱多病，为了治我的病，父亲翻遍了中医典籍，竟也成了半个医者。一有闲暇，他就带我上山：既可强身健体、采草药，也可去山中访兰。有时刚进谷，满峦的暗香就裹着风扑来，我和父亲总会异口同声：“今天来得真巧！”抬头望去，兰叶凝聚着晨露，泛着翠色，素白的花苞攒着香气，任溪水叮咚流淌，它自守着一隅清欢。这时父亲会伸出手，轻轻拭过兰叶，那温柔的模样，让我想起夜里我生病难眠时，他也是这样一遍遍抚摸我的脊背。我曾幼稚地拉着他衣角撒娇：“咱们把它带回家养好不好？”父亲却摸着我的头笑道：“它朝伴晨雾，暮枕流水，早守惯了这方澄澈，我怎忍心把它拽进俗世烟火里？”那时的我似懂非懂，却悄悄记下：山谷溪旁，才是兰最好的家。

可这份与兰相伴的时光，停在了我十六岁那个冬天——父亲走得突然，像一阵风突然吹走了身边的暖意。后来我成了家，孩子的哭闹、柴米油盐的琐碎、生活的手忙脚乱，渐渐磨掉了赏兰的雅致。直到孩子长大，我和母亲在乡里有了自己的蜗居，种兰的念头才又冒了出来。可家乡早已不是从前的模样：工厂陆续搬来，镇上的居民们不再用烧柴，山林长得遮天蔽日密不透风，从前常见的兰，竟再也寻不到踪迹。

一次去同学家做客，听他说云南弟媳的陪嫁里，有十二株金童玉女兜兰——那年头兜兰价格不菲，一株就要近千元。我便缠着去一睹芳容，偏偏没赶上花期，只见到深浅绿相间的网格斑兰叶，层层套叠着像撒娇的孩子。指尖碰到硬挺的叶片，那独特的弧度像小耳朵，我忍不住想象它开花的模样，连遗憾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
前几年，曾免费住在我家空置房的事实孤儿小柏，大学毕业后去了昆明工作。他记着我喜兰，教师节前竟用第一个月工资，买了十二种不同的兰寄来，附言写着：“老师，想圆您的梦，想给您惊喜！”拆开包裹时，四株兜兰先撞进眼里，还有十一种叫不上名字的兰。时隔十年再遇兜兰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。

那之后的一周，我去山上捡了腐烂的松树皮和松针，刨了腐殖土，去小溪边淘来小青石，在池塘边捋了十几斤柳叶泡水发酵。最后选了桂花树下和紫藤架下两处风水宝地——既遮阴又通风，最像山林里的环境。夏天高温时，我每天给紫藤和桂树喷两次水，给兰营造湿润的小气候；早晚用千分之一的氮肥和磷酸二氢钾溶液喷洒叶片，一周浇一次柳叶发酵水。终于，在春风里，兰叶渐渐绿得要滴下来，花芽也悄悄钻出了泥土。过年时，春兰先来报恩了——哪里是开花，分明是把一整罐清雅的香揉碎了撒出来，凑近闻是浓得化不开的甜，走远了又缠在鼻尖，连风都软乎乎的。接着是兜兰；“玉女”的花茎直立着，囊状的唇瓣粉嘟嘟的，犹如面泛桃花、不胜娇羞的少女，头上还戴着一顶吸引昆虫授粉的条纹小帽子。“金童”更可爱，活像揣着小兜兜的“小财童”，连开花都透着要送惊喜的劲儿，真的是兰花界妥妥的颜值担当。

到了盛夏，我以为花儿该歇了，君荷却突然开了，那香气似清风拂面，仿佛是大自然精心调制的香水，瞬间扫走了所有燥热。

等白雪皑皑时，报岁兰又吐蕊了。它裹着紫褐色的花瓣，像穿了件古典旗袍，在冬日的萧瑟里独自绽放，打破了冬季的单调与冷寂。

四季有兰相伴，我从没觉得孤单，可心里总像牵着一根线，连着想寻兰的念头。

去年，刚离异的闺蜜邀我去贵州散心，我们选了山间的民宿住。早听说贵州山里多兰，我便想着去寻“老友”。下午见闺蜜在房间读《如懿传》，我跟她说去山间走走，她还戏谑地说：“别走远了，小心被山里的精怪掳走！”一进山林，古木参天、烟雾缭绕，潺潺的溪水声绕着林子转，果然是兰的天堂。可走了半天，连兰的影子都没见着。我偏不死心——见不到它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刚要转身，蓦然回首，竟见一丛万代兰在高处枝权间“招手”。虽错过了花期，可兰叶间冒出了纺锤状蒴果。

父亲一辈子都没见过兰的蒴果，这遗憾，我得帮他补上。四周没人，我也顾不得装淑女，三下五除二脱掉裙子和皮鞋，擦着湿滑的青苔，光着脚就爬上了树枝。指尖碰到蒴果的那一刻，像回到了童年——仿佛父亲就在耳边轻声呢喃：“今生无憾了。”此刻，我像是突然握住了父亲递来的手，又像

是寻回了丢了多年的念想。

闺蜜找到我时，我还在树上盯着蒴果发呆。她见我衣衫不整，心急地喊：“你这是被抢劫了，还是被非礼了？”我笑着跳下来，来不及穿衣服就笑嘻嘻地回答：“是的，我的灵魂被兰‘绑架’了，连每个细胞都被它‘非礼’了。”

我指着树上的蒴果，想跟她分享这份惊喜，可她瞬间红了眼眶，瘪着嘴，眼泪突然掉下来：“‘兰因絮果’有什么好高兴的？你看我，新婚时像兰花一般芬芳美好、幸福甜蜜，但最终由于丈夫的背叛，像絮果破裂后的飞絮飘忽离散，从此天各一方。”见勾起了她的伤心事，我赶紧抱住她，柔声安慰：“傻瓜，你只看见絮果会裂，却没看见里面藏着千百粒带薄翅的种子。等蒴果成熟，风一吹，它们就会飞到新的地方，落地就能生根、萌发生长，还会一季一季地盛开。连一粒小小的兰种都敢跟着风儿去闯，我们人，难道还不如它吗？”

其实想想，我这一辈子，不也像兰一样？从父亲身边的“弱猫”，到被生活磨掉雅致的主妇，再到如今守着满院兰的自己，不就是在“兰因”里寻初心，在“絮果”里找新生吗？我对兰的痴，不是痴于它的幽香、它的静美，而是痴于它那份不管在哪儿，都能守住自己、再开一次花的劲儿——这才是“兰痴”最该守的初心啊。



兰花“君荷”。



兰花飘香。

电梯圆梦记

刘晓银

河湾边，淡黄色墙砖的老楼静静地伫立。我住二楼，凭窗远眺，常想起少时农村大屋里的欢声笑语。

立时摔倒，脊椎断裂，下身瘫痪。“老爷子天天催着装电梯，该出多少出多少，只求能下楼去公园看看。”他声音越说越低。

那日出门，撞见六楼的周姨搀扶着腿脚走来。她已八十多岁，左脚不便，走一步顿一下。“刘会计，咱们楼什么时候能加装电梯啊？”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总是这个，每次都让我心里一紧。

我们这栋楼共七层半，住了十四户人家。一至六楼面积相同，唯独七楼只有六十平方米。原来是开发商钻政策空子，在顶楼加建了两套房。

最初摸底时，四楼赵家摇头：“我父亲身体硬朗，天天练倒立，用不上电梯！”二楼易家更直接：“挡光、有噪音、房子贬值，除非补偿几万元。”两个“钉子户”一亮相，电梯梦只好搁置。

日子静静流淌，转眼过了大半年。一天清晨，赵哥来敲门，面带窘迫。原来他父亲练倒

立时摔倒，脊椎断裂，下身瘫痪。

三月樱花开放时，大家为电梯井的位置争论不休。六楼谭女士提议用她家杂物间，“不占绿化地不影响停车。”大伙儿喜出望外。我答应给她补偿四万，她说要问老人意思。

接下来半个月，谭女士电话始终不通，我心里暗暗叫苦：“完了，这事怕是要黄了。”正发愁时，四楼杨姐主动说用她家杂物间，我连忙答应，却仍惦记着谭女士的方案。好在第三个周末，谭女士终于接了电话——原来她在银行工作，只有双休日才能接电话。她爽快同意，却要求签协议、公摊费用、铺地砖。我没细想，爽快应允了。

真是关难过关难过。施工开始后，新问题又出现了：六楼有横梁挡门，轮椅难通过。大家急得团团转。一筹莫展之际，竟在街上偶遇当年设计、监理这栋楼的蔡教授。他查看后说，这梁是二次浇筑的过梁，去掉部分不影响结构。可没几天接社区来电，说有人投诉“凿梁影响安全”。我只好耐心解释：“已请示原设计专家，有科学依据。”终于打消了对方的疑虑。

电梯像成长的孩子，一节节攀着老楼长高。如今它静静地立在楼旁，晨迎朝霞，晚送落日。第一次运行时，周姨触摸着闪亮的电梯门，眼眶湿润：“这辈子还能坐上电梯回家，值了！”

作家写作家



秋日的雪峰山，正是层林尽染的时节，王行水将刚刚出炉的诗集《雪峰山的黄昏》相赠。打开一看，令人一惊。

这本诗集，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，与别的诗集不同的是，并非请名家大咖作序，而是作者本人自序，且是以一首诗代序。真乃诗人本性使然。

在《一个人的“三三”诗团》代自序诗中，开笔气势不凡：三千汉字摩拳擦掌/个个奋勇争抢着出征/三千粉丝欢呼雀跃/为诗人冲刺三千首诗/全程伴跑鼓劲加油。我有些茫然，唐诗三百首，尚且让人读得费劲，何况要写诗三千首？王行水语气非常肯定：“是的，三千首是我的目标！”

很早的时候，王行水与王跃文、舒新宇、陈黎明等一帮文青，在湘西小县城溆浦，已是小有名气。我认识他，是在其调入怀化工作后。我们俩经常一起随领导出差。那时，只见他喜欢观察事物，且非常用心，随身带个小本子记一记。

有一次大型活动中，交警在前面骑摩托车开道，挥舞禁止牌叫停两边的车辆给车队让行，大多的车见牌而停。王行水风趣地说：“这个好比‘点穴’，武功好的一‘点’就打住。”“点穴”之喻，奇妙而恰当，富含诗意，同车的人都禁不住噗嗤一笑。

王行水与我同是20世纪60年代生人。他身材魁梧，做事干练果敢，说话铿锵有力，行为举止透着武的气质。若干年后，却冷不丁成了一名诗人，其诗艺成就不可小觑，被誉为“涉江吟咏的现代传人”。

“从小爱活动，喜欢动脑筋，儿时在农村，便自己动手，做出了弹弓、高跷、滑板车等一大堆玩具。”他说，走上写诗之路，纯属偶然。

一次进城走亲戚，见城里孩子放风筝，又高又远，令他羡慕不已。一问才知是在商店买的，批量生产。奈何囊中空空，唯有徒羡。当夜，他便梦见自己放飞风筝，直冲云霄。“乘着东风/我放上精致的风筝/让理想飞上蓝天/把憧憬带给白云”，他信手涂鸦几句，不料县里《春笋》杂志给登了，县文化馆创作员看后还谱成歌曲。这是他与诗歌的最早结缘。

诗由心生，有心为之，处处皆诗。

一次照镜子，他猛然发现额上一条抬头纹，怎么抹也抹不平，当时大吃一惊：自己才十七岁呀，胡子尚未长出，皱纹竟如刀刻！难道自己长得像大人们说的“小老树”？他却乐观豪迈地写下了《青春通行证》：呵！我额上的第一条抬头纹/是人生特地为我签署的/一份份亮的——青春通行证。

自然界的天气万物，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无不使王行水怦然心动，融入行云流水般的诗行。农家打草鞋，他望着草鞋架出神：“草垛上的理想只是为了登高/走下草垛的稻草/还想走远/回望收割后的田垄”。即使一道湘西菜，他也会吟上几句：“一盘红彤彤的湘辣牛筋在美味大赛中勇夺金牌/尝一粒就能听到任何五脏六腑都发不出的咯吱之声”。

在封城抗疫、寒冬宅家的日子，他依然笔耕不辍。“风有些冷/雨有些凉/风风雨雨阻挡不了铿锵的脚步”“不管是寒冬还是暖冬/跨过了冬天的河/才会见到春天”“总有一条小径/必然地通往春天”。在那段最难熬的时光里，这些诗歌给人以信心与希望。

王行水从政多年，在职时多用笔名“三都河”。在湖南诗坛，只识“三都河”，不知王行水。这与他的“小心”“低调”为文为人大有关系。

“走过了万水千山/日思夜梦忘不了/还是家乡雪峰山……”出生于雪峰山下、屈原行吟之地、中国诗歌发源地溆浦的王行水，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诗歌创作，已出版《泛舟长河》《梦幻夜郎》《伴雪起舞》《雪峰山的黄昏》等诗集，目前诗作逾两千首。天天写诗不断，时常有新作见诸端报刊。即使短暂客住长沙，他一口气写下了《香樟》等多首诗篇。

纸媒留墨香，网络传播快。近期，年届六旬的王行水，在网上开起了视频号，戴着眼镜上阵朗诵诗作。如此孜孜不倦、诗情不绝，怎不令人肃然起敬？

（作者系湖南日报原编委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王行水，湖南省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）

金中基

王行水：行云流水不绝意